

心遠樓詞話

荆鴻署檢



柳存仁博士序

五七言詩變而爲詞詞歌於笙管尊疊之間爲詩餘而詩遂爲雅而詞爲俗矣詞再變而爲曲曲譜爲檀板絃索之音爲詞餘則詞爲雅而曲爲俗矣曲衍爲套數宮調塵俗雜下之聲盛而戲劇以興元曲與宋明平話競爽其俚者今並爲研治俗文學者之所資則以俗調而爲雅而蒲留仙作傳奇復得上躋於古艷唐賢之遺里巷闐闐咸知誦之又變雅而成俗讀書者誠不知雅俗之間奚以辨之也抑有進者詞自晚唐五代而還其興至清代亘千載易代累遷而長短句之聲弗替楊守齋所謂按譜填詞張玉田所謂深加鍛鍊不過謂其字面與音律耳至其意趣用事詠物賦情如周止菴所謂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者其情與實又雅俗二字所不能囿但當論意境輕字面吾人固不必謂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爲雅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爲俗也但當說清真忌虛

飾吾人亦不必謂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爲塵下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
烟柳斷腸處爲雅正也但當言開闔重氣勢度新腔立新意主挺拔而刪靡曼
吾人亦不必謂花間草堂爲無俗瑕而明清近賢爲贗古也烏乎菊坡帥蜀豪
情寧讓稼軒性德采桑淒涼誰翻樂府美成頗襲古句鈎勒乃見渾融少游辭
意稱勻含蓄或缺典故冥搜琢句因難卽工妙手天成若無端緒爲之者衆知
之者寡此前人詞話之所以遞增而流風遺軌之所以薪傳不替也穗軒先生
爲先師貢三先生哲嗣嘗著心遠樓詞話闡前人之作至精今又擴而充之視
前所包尤廣而於粵中詞之源流派別亦多論述固所謂納艱難於溫約發瓊
瑰於平淡者矣奇思吐采剔梳獨具苦心文盡意中而意猶在言外讀之使人
神觀飛越敬念之餘用拈數語爲弁其端東顰之譏謂不能免尤不足以狀高
文繇澤於萬一也

民國辛亥午日南海後學柳存仁敬序

自序

顧亭林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此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矣楊用修云填詞必泝六朝者亦探河窮源之意長短句如梁武帝江南弄梁僧法雲三洲歌梁臣徐勉迎客曲送客曲隋煬帝夜飲時眠曲王勣迎神歌送神歌此六朝風華靡麗之語亦後世之所本也朱竹垞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雖上溯三百而實源於此唐天寶間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燕樂所謂雅樂者秦以前之古樂也清樂者漢魏六朝之樂也燕樂者胡夷雜曲也自四世紀以來西域音樂不斷自印度中亞細亞經新疆甘肅以入中土至六七世紀隋唐時代流傳漸廣且多在宴席演奏故稱燕樂新

唐書吐蕃傳敘唐使至吐蕃就盟時席上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卽爲燕樂東漸之明證燕樂既興一時復無可以配樂之詞於是樂工伶伎遂採五七言絕詩雜以泛和散聲以與樂曲相配合唐元宗好時光詞云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教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全唐詩註云唐人樂府元是絕律等詩雜和聲歌之此詞疑是五言八句如偏蓮張敞個等字本屬和聲而後人改作實字也元宗旣溺於夷音蔚然成俗文人才士乃依樂工拍担之聲被之以長短句使各隨曲度於是由樂以定詞非復選詞以配樂而文學詞亦應運生焉民初以還敦煌曲子詞發現日多或竟據以此篇無定句句無定字儉儉不可卒讀之詞曲爲詞家不祧之祖斯亦謬矣陸務觀跋花間集云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王阮亭云謂溫韋爲詞之變體非也夫溫韋視晏宋秦周譬賦有高唐神女而後有長門洛神詩有古詩錄別而後有建安黃初三唐也謂之正始則可

謂之變體則不可泊乎五代王道式微經濟萎靡惟西蜀南唐尚可苟安於是詞人輩出北宋繼之允稱全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尙曲調愈多流派愈繁短長互見惟周成美最爲知音鋪敘精工下字用意皆有法度姜堯章出范致能稱其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句琢字鍊復歸醇雅吳夢窗羽翼於前王碧山追摹於後詞之能事尠以加矣金元以降北曲繁興詞品愈下明季陳臥子崛起華亭力振宗風陳朱繼出竹垞情深迦陵筆重清初詞家爲其牢籠者十居八九乾嘉以後自以張皋文周保緒爲大家或宗南宋或尊周秦倚聲之學復歸正軌晚清詞家當以鄭大鶴王半塘朱彊村況蕙風爲巨擘陳述叔亦能於嶺南獨樹一幟顧詞學專輯未廣流傳斯爲憾矣丁未夏秋間余旅居台灣凡數閱月目睹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盛乃於登山涉水攬勝懷古之餘整理舊作編述詞話凡若干則歲杪回港復就清季粵中詞人諸作略加論列而於傳本不多之集部更詳引原作以資論證夫詩之有風猶今之有詞也

語云動物之謂風由是以知不動物者非風也不感人者非詞也不然補綴牽合以求倫其辭成其數者斯尤下矣是爲序
民國戊申仲秋南海韓穗軒於香港旅寓

心遠樓詞話

韓穗軒

詞者，詩之長短句，所以配樂詠歌者也。粵自隋唐以來，胡夷雜曲，流播中土，清樂既亡，燕樂繁興。初惟以五、七言律絕配樂曲，尋且倚聲作長短句矣。

詞之興革，可分爲音樂時期與文學時期，晚唐、五季以迄南北宋，文學詞之全盛時期也。元曲既興，詞亦亡矣。是以余謂「詞以音樂興，亦以音樂終」也。

樂府指迷云：「作詞與作詩不同，縱是花草之類，亦須畧用情意。」詩莊詞婉，其體元別也。

彭美門論「情」字，頗有卓見云：「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是詞貴於言情

矣。予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可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能同於閭巷歌謠。卽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從人，則今日餽釘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懊儂子夜之情。予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艷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

白雨齋論詞云：「情以鬱而後深，詞以婉而善諷，」又云：「文采可也，浮艷不可也。樸實可也，鄙陋不可也。」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哉？

詩之境遠，詞之言長，此詞之所以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詩之所能言也。王靜安詞學納蘭，而自負甚高。人間詞話謂：「詞以境

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在此。」尙屬的論。

境有有我、無我之別，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却於動中之靜時俯拾得來。境，非獨謂景物，喜怒哀樂亦人心中的一境界。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着一鬧字，境界全出矣。惜夫古今詞人寫有我之境者多；「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我之境，求之詞筆，憂乎其難，終讓詩人獨步。

境界雖有大小，然終不以此分高下，此「寶簾間挂小銀鈎」與「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之無所軒輊也。

詞之高境在沈鬱，唐五代詞不可及處在此。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怨夫思婦之懷，孤臣孽子之心，冷淡交情，飄零身世，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容一語道

破。

飛卿詞全祖離騷，千古獨絕，無能爲繼。世之以奇麗目飛卿者，淺視飛卿者也。飛卿更漏子三章，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鷗。」說不盡苦者自苦，樂者自樂。次章云：「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顛倒言之，純是風人筆法。末章「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用筆較快，意味亦無上二章厚。胡元安不知詞，反以此章爲飛卿之冠，後人從而和之，何所見之不廣耶！

詞有自寫性靈，不必求勝人處，便成絕響者，飛卿之「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是也。淒涼哀怨，寫不盡欲言難言之苦，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矣。

韋端已詞，似直而紆，似達而鬱，陳亦峯以爲是詞中勝境。「琵琶金

翠羽，絃上黃鶯語，一閒閒說出，爲菩薩蠻五章開篇，吾正愛其平淡。王靜安謂「絃上黃鶯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固難使人心折。

白雨齋詞話稱：「端已詞意婉詞直，一變飛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周介存以「淡妝」喻之，尙頗的當。

馮正中詞，極沈鬱之致，窮頓挫之妙，溫韋伯仲也。「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均極哀怨淒婉之致。至「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高樹鵲銜巢，斜月明寒草」，造意已臻「流螢渡高閣，疏雨滴梧桐」之境矣。開北宋一代風氣。

南唐中主詞，流傳甚少，或以宋人詞廁雜其間。陳振孫書錄解題，以攤破浣溪沙二章爲中主作。「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

荷衣零落，秋水空明，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王靜安獨標境界之說，固宜深有所會。

後主詞，宛轉哀傷，隨其孤往，絕代詞人也。「一江春水向東流」，後主語也，其詞品亦似之。王靜安謂：「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又謂：「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爲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卽爲詞人所長處。」都是的論。

花間集多西蜀詞人，不采二主及正中詞，當由道里隔絕，非因流派不同，遂爾遺棄。王靜安人間詞話，揚二主而抑溫韋，遂謂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與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不登其隻字也。非是。

讀十九首至：「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但覺其親切動人，而不覺其淫賤。讀詞亦當作如是觀，所謂三百篇旨歸無邪是也。晏歐詞，雅近正中，文忠思路甚雋，元獻鑄詞婉雅；後人爲艷詞，好作纖巧語，又是晏歐之罪人矣。」

陳臥子謂：「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真是癡人說夢。至謂：「宋人亦不免於有情也。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却是不易之論。

詞之小令如絕句，體製最尊；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等，則近於排律矣。小令易學難工；長調則難學而易工。

有景而無情者，多是堆湊之詞，是以一切景語，無非情語。歐公「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是以景寓情，專作情語而絕妙者。較顧太尉之「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真有上下牀之別。此

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

「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振拔者矣。」此王靜安所以慨乎言之者也。

詩忌隸事，詞亦忌隸事，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此梅村歌行之所以膾炙人口也。

歐公詞出南唐，而深致過之。「柳外秋千出畫牆」，正中詞也；歐公之「綠楊樓外出秋千」，源雖出此，而造語尤工。遂使晁補之有「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之許。可知新意不一定要由自己以怪奇出之；善用古人，當無所往而不利。「秋千競出垂楊裏」，又王摩詰詩也。

歐公詞幾與正中詞相亂。「雪雲乍變春雲簇，自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還相續，不奈情多無處足，

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歌黛足。」此歐公玉樓春第十八章也，載歐公近體樂府卷二。人間詞話云：「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莫使傷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按尊前集，此作馮延巳詞，惟陽春集不載，仍從歐集爲是。歐公詞於豪放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讀「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東風容易別」，可以見之。歐公採桑子西湖念語十首，晚居潁州所作。雖清風明月，幸屬閒人；然歡然會意，詞又傍若無人者，十詞無一意重複，亦才氣使然耳。與歐公詞並世見稱者，有珠玉詞。中山詩話謂「晏同叔酷喜陽春集，其所自作亦不減馮氏樂府。」大都以二主一馮爲法，其源亦出於南唐者也。馮煦云：「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爲北宋倚聲家初祖。」

晏公玉樓春結句云：「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往事關心，人生如夢，每讀一過，爲之惘然。東坡詩：「尊前點檢幾人非」，實脫胎於此。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大晏浣溪沙名句也。復齋漫錄云：「晏元獻同王琪步遊池上，時春晚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

小山詞，寢且勝父。山谷序論其詞云：「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豈徒然哉？人皆愛小山臨江仙：「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白雨齋詞話稱其「既閒婉，又沈著，當時更無敵手。」譚復堂亦謂「落花二句，千古不能有二。」然實五季時翁宏詩耳。善用古人之說，於此尤信。